

青年時期的我

田炯錦

生逢亂世與姬周同籍

公元一八九九年、民國紀元前十二年，我生在甘肅省慶陽府安化縣之南佐村。慶陽係周朝之發祥地，城東北之高山上有不窟墳墓，城西南之董志原上有公劉殿，廟址附近仍多姬姓住戶。我常疑詩經所稱「周原膺膺」之周原，應係指董志原，該原週二百餘里，為農產區，周之祖先可能由此循涇河遷居邠，再至岐山。后稷教民稼穡之地若指陝西武功，則其後裔由戎區而邠而岐的發展將為不可解。

慶陽清時為甘肅平涼道屬之一府，民國成立為廢府，將首縣安化改名慶陽。慶陽地勢險要，境內多高原峻嶺深谷，易於據守，每逢國家動亂，輒受慘烈兵禍。尤以清同治光緒年間陝西回亂，延及西北諸省，縣西南境之董志原為匪侵據達八九年，戰後人民存在者十無一二。據父老言南佐村亂前有二百餘戶，亂後不到二十戶。我懂得人事的時候，亂平已有三十幾年，亂前民居之密洞，空廢者仍觸目皆是。而父老們談及亂時情形，猶有餘悸。他們稱亂前為平定年，每說平定年如

何如何好，時示嚮往之忱。董福祥，我以後讀史知其為一個頑固落伍的軍人，但當時地方民衆，認為大家得以安居樂業，全賴他的庇護，他死後的一二年，我們縣境各地，匪徒蠢蠢欲動，一夕數驚，以為又有禍亂將至，我們六七歲的小孩子們聚在一起閒談時，亦常憂懼戰亂的慘劫將要重臨，不勝愁苦。在如此環境下，我幼小時即對祇知要糧要稅，不肯維持秩序的政府，懷有很大的反感。

宅心忠厚耕讀傳家

在生活簡單的環境中，我家還算是中等人家。祖父信佛，為人非常忠厚，他以一個秀才經商，幾年虧失盡淨，因欠他債的人很多，他都不肯逼索，而且將許多窮苦人的欠契焚燬，使其安心。而他欠人者，祇要力所能及，無不清還。我父親弟兄三人，大伯父以廩生而為歲貢生，其文詩書畫為縣人稱道，二伯父讀書四年後棄學經商，父親讀書時，植家道中落最甚之時，故僅上學一年，即家居務農。我五六歲時聽二伯父說，我父親讀書時非常聰明，惜因家道中衰，無力續學，希望我將來能好好的求學。父親亦常告訴我，他

幼小時家裏困難的情形，及其與伯父們如何計劃恢復故業，如何日以繼夜的努力工作。他們的刻苦勤奮，使我深刻的永銘心頭。

幼遭母喪姊相依

我兩歲時母親李氏去世，繼祖母劉氏躬親撫育，她對我較其他兄弟姊妹，特別鍾愛，我以後到西峯鎮上小學，她時刻想念，凡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她都留着以待我歸。母親去世時，對六歲的姊姊及我不勝眷戀，她臨逝時的悲苦，及姊姊的低泣，我似乎至今猶如目親。直到姊姊十六歲時出嫁，我們姊弟倆在大家庭中，真是彼此憐憫，相依為命。我五歲時，繼母劉氏來歸，六歲時由兩個堂兄教我認字，及讀三字經弟子規等。七歲上村東私塾讀四書。八歲時大伯由府城書院歸來，親自設私塾教書，他每日為十六七歲以上的學生講解四書，有一天他叫我們十歲以下的學生試去聽講，他講論語憲問章高宗諒陰一節，講完後依次問諸幼生，祇有我將該章的意思能簡單說出。他大驚奇，嘗告二伯及父親，應讓我有機會深造。十一歲時讀完四書詩經書經禮記及史鑑節

要等。是年冬，大伯以四十之年驟然病逝，這給我們全家甚大的打擊。第二年家中遂着我赴離村十里之西峯鎮上小學，那時我縣小學無初小高小之分，祇分甲乙丙丁四級，上甲級者年紀很大，上乙級的亦有十八九歲者，我被編入丙級，新生不到四分之一，大多數為已入校二三年者。是年九月驚悉西安革命軍起義，市面驟起恐慌，因商號得商會准許，即可印發紙幣，一時紛紛擠兌，許多商店停業。當時除縣城外，各地方的治安，幾無人負責。西峯鎮在甘肅算是最大鄉鎮之一，人口約兩萬左右，僅駐有一個巴總，其所帶兵勇不到十人。當時哥老會頭目，公然到處聲言將要作亂，民間日夕恐慌，小學無形停閉，學生均回鄉避難。各鄉村的民衆，均修整從前亂時據守的堡寨，備避難。是年冬季與諸姊妹兄弟隨祖父母避居亂時族人據守的堡寨，距南佐村約十五里。其地四面環山，除晝間山坡有牧羊人，及早晚有人在山澗取水外，絕少人跡。我們直住至陰曆年後始返。

求知心切負笈遠行

陰曆二月初，二伯以我對數目計算精確迅速，以爲宜於經商，與父親商量，叫我到商店學習，將來接替他的職責。父親未告訴理由，乃帶我至鎮中我家商號。見二伯知其欲令學習生意後，我堅決表示要繼續讀書，不願爲商，雖父親責斥，亦不肯聽從，二伯看清我絕無在商店學習之意，乃叫父親當天帶之回家，俟有機會時，繼續上學。是年三月小學復學，校務負責人以我成績很好，特由丙級提升甲級。二年春學校始設校長。

多初省教育廳派孟姓視學員來隴東視察，到校自行命題，測驗學生，考試結果，對我的作文大加讚賞，其批評有云「少有才如此，勿謂隴上無人」，並特予約見。晤面時他大爲驚異，謂其以爲我當係二十幾歲，不意乃僅十四歲之幼年。遂對校長說：我如願赴省城上中學，他當負責保送，並負擔求學費用。時祖母已年逾六旬，身體孱弱，極不願我遠行。辛亥革命成功後，新的書籍漸在本縣流通，我會得機看過很簡單的，國父三民主義講演，梁任公飲冰室集中匈牙利及意大利革命英雄葛蘇士及瑪志尼等奮鬥的經過，及教科書中的華盛頓傳，覺得人應該對社會有所貢獻，始不負此一生。當時學校要隔很多天，才能接到省城幾份報紙，但我當時對外蒙及西藏分離的情形，異常關心，常癡想解決的途徑，以後稍懂國際及國內情勢時，自覺幼稚的可笑。因爲想多學點東西可爲社會服務，是以當時對祖母不願我遠行，未能瞭解其心境，祇覺升學的機會不可錯過，力向祖父二伯及父親要求，准我隨孟視學赴省。他們見我意志堅決，乃商量如何使我得以成行。以爲視學員雖言願助學費，但宦海變化甚多，未必長算得住，乃給我一些路費，並找在蘭州設有德蘭裕商號的李某，請其函達該號負責人，我如需款，應即照付，家中當爲奉還。

晉省讀書考取一中

在孟視學各縣視察完畢前，家中派大堂兄騎驢翻越高原深谷，費時二日送我至一百四十里外之涇川縣城等候，是年十二月下旬抵達蘭州，不久孟視學因其兄病，倉卒回其家鄉循化，行前雖

請教育廳長馬鄰翼送我入第一中學，但因二次革命失敗，馬以國民黨關係，不久去職，未克實現，我祇得自行修習學課，於三年春按同等學力規定，報考第一中學，幸被錄取。不久白狼自河南竄入甘肅，人心惶惶，本縣在蘭州上學的三個學生，均棄學東歸，我恐經濟斷絕，乃向德蘭裕商號取款，以備緊急之用，但該號負責人以市面吃緊，拒不支付分文，不得已遂與其他本縣學生同歸。歸家後約過兩月，接一中同學來信，言白狼進犯已被擊敗，學校照常上課，希我速返校，免誤學期考試。我急欲赴蘭州，但家人均以道途危險，堅決反對。後因予屢次苦求，乃由父親親自送我去，不意行至平涼境，遇見本縣人胡某，奉派爲千總前往西峯鎮，他說白狼匪衆正東竄，平涼人心恐慌，萬不可西上，父親乃領我當即返回。我到家後先往見祖母及繼母，告以匪徒東竄。祖母驚駭欲眩，急問父親何在，告以在祖父處，其心始定，我看見祖母眼邊全爛，驚問何病，承告我離去六日，祖母一日未得安眠，致生嚴重眼疾。當時心頭之難過，非言語所能形容。過了十餘日，我在鎮上望見胡千總，穿戴前清之翎頂華服，各處拜客，態度踞傲而安閒，絕無有匪將來襲之驚慌情狀。始疑他前稱匪向東流竄之說，未必確實。不久蘭州同學又有信來，言匪已由甘南遠遁，我乃即赴蘭復學。

保送清華複試落第

四年春，省署教育科招考學生二名，保送北京清華學校，規定年齡爲十五歲或以下，報名投考者四名。初試揭曉時我名列第一，列第二名者

實比我大兩歲，第三名約大六七歲，第四名比我大一歲。乃政務廳長覆試後約見，告第二及第三兩名考生，以其年齡過大，應該退讓。而第四名卷面註明因年齡合格，改為第一，我的卷面註明因年齡不合，降為第二。實則我較第四名個子略高，而年齡反小一歲也。到京復試後，我因被認為年齡不合，未被錄取，致函清華校長周貽春先生。承被約見，告以因我的年齡與規定不合，無法通融。他給天津南開校長張伯苓先生寫一介紹信，稱我國文算術均為百分，英文亦為乙等，因限於年齡規定，清華未能收錄，請南開給我以求學機會。我旋到天津謁伯苓先生，彼態度非常誠懇，以該校一年級碰巧續招生數名，囑報名參加考試，旋被錄取。以後在北京大學時，我認識許多民四入學之清華學生，其年齡身高與我相若者不少，且尚有較我稍高大者。省教育科若未註明年齡不合字樣，清華不會拒不錄取。為什麼要保證而又註明年齡不合呢？蘭州教育界傳說為確保某一考生成功，但亦沒有人求其證實。

南開兩年獲益甚多

在南開中學受學兩年，校長張伯苓先生給我很深的印象，他真是即知即行，知行合一，凡他訓勉學生作的，他都自己力行，他告誡學生不要作的事，他自己亦絕不去作。尤其是那時學生人數已達千人，他遇見時，都能呼出其名，對學生誠懇，猶如對子弟。至南開教職員，其學識高明的人不少，惟就一般論，普通者居多，但他們都肯負責盡職，而學生受其督導，均能恪守校規與紀律。教師上課，絕少遲到早退，每學期預定的

功課，均能如期教完。故彼時南開被稱為北方最好的中學，實教職員在校長精誠感召之下，都能負責盡職所致。

民八夏，我因常感自費上學，對家庭負累太重，以甘肅省署給予大學生公費，乃以同等學力報考北京大學預科。我由津到京時，往謁鄉世叔議員侯某，告以來京之意。彼認為我在中學祇住滿二年，常識尚未全俱，不宜報考大學。如因學費顧慮，則他離縣前，已受我大堂兄囑託，當墊付無誤。我祇得答以既已來京報名，當去參加考試，考試揭曉後，是否轉學，再去向其請教，北大發榜後我被錄取，乃再往告侯公，彼乃表示極度欣慰，以為先勸我不要轉學，因為估計絕無考取可能，既已考取，自當轉上大學。我乃心感前輩對我之前途，實屬顧計週詳。

轉入北大學術自由

初由南開轉入北大，諸多感覺不慣，教員們往往遲十幾分鐘上課，開學兩三星期，有些教員尙未講入正題。但日久始瞭解北大的長處，教員們都係飽學之士，他們對正課雖不若南開認真，但學生如果能照他們的啓示，自己用功，確可得到很大進益。校長蔡子民先生是一個學識豐富，眼光遠大，立身光明誠懇的學人，他主張求新，同時亦主張兼容並包。故在北大，我們看見如陳獨秀錢玄同等偏激而古怪的新派人物，同時亦看見如辜鴻銘黃季剛等學問淵博而行為浪漫思想頑固的學者，校外的梁任公先生可以到北京大學禮堂，公開發表講演，批評北大教授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本校的梁漱溟先生亦可以公告學生

聽他為其自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的見解辯護，而反駁對他批評的人。故學術自由在當時的北大確屬事實，至於學術自由所生的果，則大家看法各異，連北大同學的見解，亦不盡同。

五四運動親聞目睹

在北大預科將結業的時候，發生五四運動，彼時班級低而年紀較青的我，愧沒有什麼貢獻。但我自信確是五四運動的一個忠實小兵，自五四的前一夜北大學生集會商討遊行起，直至六三大遊行結束，每日都到學生會，凡公開的街頭遊行及講演，每次都參加；學生運動的內幕情形因我與高年級的狄君武學長同住一室，所以亦常預聞。現將我親見親聞五四運動的情形，擇要敘述：○校長蔡子民先生，隨時局之演變，常對學生啓示應該愛國，及如何從事愛國運動，但他絕無利用學生作政治資本或工具的意圖。五四運動開始時，他既未指使，亦未阻抑但五四夜晚當他知道有數十名學生被捕，北大學生在法科禮堂集會時，立刻趕抵會場，言他已請王亮疇先生保釋被捕學生，叫我們從速散會，免招軍警干涉。望大家信賴他，被捕學生一日不放，他絕不離京。以後北京有種種流言，以為有人將對蔡先生加以危害，同學們有勸他離京者，有勸他改乘汽車以保安全者，他均不肯接受，而終日為保釋被捕學生焦勞。但保釋目的達到後，他乃迅即悄然南下，事前絕少人知。與五四以後的有些示威遊行，事前鼓動學生們犧牲流血的人，到時却躲在東交民巷外人庇護之下者，其人格與居心，真不可同日而語。蔡先生離平後，北京各大專學生一致罷課，

要求北政府挽留者，實由其偉大的人格，誠懇的態度，感召使然。◎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動機純良，熱心愛國。倘發現動機有問題，或行為不檢者，立予制裁。五四後之兩三星期，每天自動到北大理科內學生會工作者，達四百人，晚間亦常有許多人在會工作。他們既不圖名，亦不圖利，只求對愛國運動盡其責任。當時的學生確表現出自動自律精神，遊行時神態嚴肅，絕少喧嘩或嘻笑者。猶憶五四被捕學生保釋回校的時候，許多人在北大第一院操場迎候，蔡先生叫歸來者站在高板橋上，使大家都看見。乃彼此見面，相向痛哭，蔡先生說你們大家今天應該高興，請不要哭，說時他自己亦淚漱漱下。可見當時一般學生之愛國熱忱。真是誠於中而形於外。五四運動後被稱為五四功臣的學生，固有許多人確屬名實相符；亦有一些人，則適與事實相反，他們有五四當晚反對罷課者，有欲與陰謀倒蔡的人妥協者，有藉出風頭以誘騙女生者。當時或被激烈學生毆打，或受學生會公開制裁，直到六三學潮結束我返里時，他們尚不許進入學生會。

敵對兩方同變英雄

至暑假後返校，覺得情況大變不論過去對五四運動立功或破壞，許多風頭健者則不分往日是非，互相標榜，被一般社會戲稱五四功臣。功臣稱謂一出，以後學生運動遂難免狹維不良圖圖，而不易得社會之同情。深慨五四距今不過四十幾年，當時的報章雜誌，不難找得。但寫五四運動情況的人不少以耳代目，或聽人自吹自擂，鮮有

根據當時各項直接資料者，以此足見信史之誠不易得。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祇可說是一種巧合。甚少因果關係。在五四以前，胡適之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與虞誥先生，早已提倡文學改良，懷疑古史，批評傳統學說，尤其反對狹維陰陽五行說，及以孔子為教主之偽孔學。但僅少數人提倡，尚未得社會之共鳴，非社會各界對之冷淡，乃因在軍閥把持政柄的北政府積威之下，一般輿論尚不敢對新思潮積極表示同情。

五四及其以後數年之各種學運使北政府威信掃地，不敢對教育界橫施壓迫，從積威之下驟得解放，智識分子不期而然的厭舊喜新。他們對新的未必確實瞭解，但深信舊傳統絕不能解決新問題，是以很自然的趨新甚至盲目的求新。張東蓀在解放與改造雜誌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稱：凡是最新的，當是最好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是最新的，故是最好的，這些話很可以反映當時盲目趨新的心理。連蘇俄式的共產主義傳入，較社會主義更新，於是不少厭舊喜新的人，遂盲然投入網羅。

祖母病逝伯叔分爨

六三學潮結束後，我於六月下旬返里省親。彼時火車僅通至河南觀音堂，距家鄉約千里路程，因無公路，晴天乘驛車行尚須半月，如中途遇雨，則時間無法估計，且有些地方，山道險阻，時有翻車危險，故赴平津四年後，此為首次還鄉，抵家後驚悉祖母月前去世，內心無限傷痛，我夢想的學問事業均尚渺茫，而對我有深恩厚德之祖母，已長離人世，悲何可言！不久且悉我們的

大家庭，已有甚大裂痕，父親與大堂兄均有不能言之隱痛。我一時不明實情，力勸大家互諒互信，家中一切尊重二伯意見。不料以此鑄成了大錯。八年秋返平後，入北大本科哲學系。九年暑期年考時，忽接大堂兄來信，言已病至不可救藥，希將來照拂其子女。接信時驚駭萬分，第二日考完後，當夜起程返里。行至距家八十里之某鎮，遇同村李某，告以大堂兄業經去世，我聽了真是五內如焚。在兄弟間，大兄對我最友善，求學以來，特別關顧，有時致為人所不諒。抵家得悉一切詳情後，深慨過去在大家庭制下，眾多的姊妹兄弟們和洽相處，成人們分工合作，倘能長久維持此種精神，實有很大的樂趣與便利，但惜不可勉強維持。是年秋當祖父尚健在時，我們的家庭終於分散了。祖父留住故居，由父親的一系奉養。大堂兄的妻子兒女，亦由我們負責照料。

(未完待續)

中外雜誌

作風正派

紀事真實

文字優美

價值無量